

大家

“给它锚了”

□ 王月鹏

他永远记得第一次看到轮船出现在八角湾的那个傍晚。夕阳把海湾染成了红色。他从村子的大街上斜斜地走过，很快，整个村子就动了起来。村人纷纷涌向海边。他们看到，那艘船离八角湾越来越近了。船上没有白帆，也听不见号子，船面上显得有些空荡，几乎见不到人的影子，只见到船在海面上滑行，身后拖着烟囱里冒出的浓烟。那烟，在海面的上方渐渐变成了云彩的样子，让人觉得整艘船都是轻盈的，不费任何的力气，就那样，在海面上滑行着。

这艘轮船是冒烟的，他们自然想到了火，称这船为“火轮船”。在当时的渔民看来，这艘竟然不用摇橹，不用划桨，就可以在海上那么轻盈地穿行，简直不可思议。他们用这种心态来看待和评说现实中的人与事，对那些推诿扯皮、不想出力，也没有什么责任心的人，就说他们是“推了火轮船”。他年轻时出海，用的都是木制帆船，靠人力摇橹。因为“帆”与“翻”谐音，为渔民所忌，帆船就被改称为“风船”。开风船太苦太累了，人在海里，双臂摇橹，像海浪一样，永远不能停歇。这是一个人对整个大海的抗争，他需要用双臂，在海浪中拨开一条回家的路。船在码头起锚或落锚，是最出力的时刻，需要大伙儿齐心协力，各种劳作都有各自的劳动号子伴随。比如起锚号、落锚号，还有撑篙号、摇橹号，等等。岸上的人听了这号子，就知道船在水里有多费力。那苦那累，都没说法。他试着说，最终也没有清晰地说出。那种苦和累是全身心的，几乎是全方位地侵入一个人的肉身和精

神，让你不知道该具体从哪个地方说起。无法描绘，也无法说出，它们存在于你的身上，而你却无法说出它们。

渔民的劳动工具是渔船，这不同于农民所使用的农具。劳动工具本该具有的可操作性和适用性，在大海里都变成了不确定性。或者说，劳动工具本该是服务于人的，在海里却操纵了人，将人置于巨大的不确定性之中。这种时候，是锚，给出了某种确定性。把一艘船放到海上，把一个人放到船上，这时会更容易理解大海，也更容易理解锚。如果再加上风，加上雨，这种理解就会更深切。有经验的老船长说，风浪来时，最好的应对法子，是把船锚住，这样才不至于随波逐流。

最初用的是石锚，一块长石，中间刻有渠槽，系上缆绳，就是一只锚了。如今用的是铁锚，三个锚齿，一根长柄，还有锚链和缆绳。停船时，渔民把锚抛入水中，起到固定船只的作用。下锚前，抛锚人会高声地喊：“给它锚了！”这样喊，是为了避免伤害船周围可能出现的潜水者。不能喊“抛锚”，也不能喊“下锚”，这样都不吉利。行船时将锚拉上船，名曰“起锚”，也有说是“拔锚”，很形象，把锚从水中拔出来。在使用机动船之前，拔锚靠的是人力，需要船上的人喊着起锚号子，一齐用力。

“船到了，锚也到了。”这是渔民的口头语，说的是事物的整体性和关联性，有水到渠成的意思。简单的一个“到了”，省略了途中的太多风浪。风浪，是这句话的语境，是潜在的背景。这些在大

海里经历过风浪的人，他们懂得如何言说风浪。同样是这句话，倘若换成特殊的语境和语气，传递出的就是一种消极情绪，锚成为船的附属品，是被动之物，有“随大流”的意思。

渔民对生活的理解，是以风浪为背景的。海是他们讨生活的“田地”。人在海上，就把自己全部交给了命运，他们知道，一个人，甚至再多的人，也是没有力量跟大海抗衡的。他们知道大海的力量。他们亲眼看到海浪一夜之间把岸边的石头全都拍碎，也曾亲历过海上的大风大浪，体验过那种侵入骨髓的绝望。“船在坞里，人在铺里。”这是渔民以为的最安逸的生活。这样的话朴素到了极致，不带什么感情色彩，却包含了太多的风浪。旧时民间造船和修船，在海滩选一处高地，叫作船坞。新船造成了，大伙儿推船下海，即是下坞。倘若有大风浪，船在港里也有被风浪拍坏的可能，渔民通常要把船拉上岸来，才可放心。所以听旧时的拉船号子，能听出一种暴风雨降临前的紧迫感。渔民最惦记的，永远是船。不管是出海时，还是归港后，船，是他们生活的必需，也是无法释怀的惦记。铺，也叫船铺、渔铺、网铺，是渔民出海之前和靠岸以后落脚的地方。我曾在海边见过渔铺，是很简陋的一个小屋，地上铺了草，有渔民躺在上面睡觉，脸上漾着幸福的笑意。风浪在不远处咆哮，他觉得那风那浪已经与自己无关了。这小屋，与不远处的大海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，不知道曾有多少出海人在这里安然入梦。我曾在这小屋里待过一整天，阴暗，潮湿，

觉得整个世界都被这个小屋拒绝了。想起乡村里被废弃的磨坊，我曾独自在那里度过若干无助的日子。磨坊里有个蜘蛛网，在窗口的位置。窗早已破损了，蜘蛛在窗口结网。风吹来，网在风中晃动。我把这个细节写进少年时代的文章中。三十多年过去了。在写作此文的过程中，突然想起这个情景，一个人坐在那里，长久地无言。这样一张生命之网，从来没有停止过在岁月中的飘摇。而那个人，如今已经坚定多了，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他的梦想是单一的，只有局部的斑斓。这已足够，他并不需要其他。那间磨坊早已不在了，那间渔铺也不在了。但作为客观存在物，它们消失了。作为一种情感依托，它们一直留存在他的心里。

船在坞里，人在铺里。人是安定的，与人的生存紧密相关的劳动工具也是安定的，这样的一种确定性，正是他们最为看重的。与此对应的，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巨大的不确定性。

在渔村，每天天刚蒙蒙亮，渔民就聚集到了码头，他们看看自家的船，然后就站在那里，与同行们聊天。这是一天的开始。过了一个夜晚，他们醒来最惦记的，是船。看到船在坞里，心也就释然了。他们很随意地站立着，面朝大海，开口说话，或者沉默不语。谁说，以及说什么，这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每个渔民在场的。他们站在那里，遥遥地看着自家的船，一颗心才算安定下来。

太阳渐渐浮出海面。他们向村庄走去，新一天的生活，就这样开始了。

跋履

一碗什香面

□ 古胜红

好客山东从来都是名不虚传的。记得十多年前，第一次到聊城，用餐快结束的时候，早有准备的主人意味深长地微笑着问“吃点什么主食？”同行的朋友习惯性地说：“随便吃碗面就好。”于是，桌子上那些已经见底的杯盘碗碟都被撤下去了，并迅速摆上了十八个碗的菜码，琳琅满目，仿佛是满汉全席一般，大有添酒回灯重开宴的架势，我们顿时傻了眼。后来才知道，到了山东聊城，尤其是到了临清，对客人而言最怕的就是不小心说想随便吃碗面，而这又恰是主人最期待听到的，因为当地吃的面特指有十八个菜码的什香面，是待客的压箱底绝活，吃起来蔚为壮观。客人们一开始都会目瞪口呆，但到最后又一定会无一例外为这绝妙的美食所倾倒。

什香面是运河边上的美食，发源于临清，并迅速传播开来，一直保持着长盛不衰的态势。在运河沿线的其他许多城市都能吃到，比如河北邯郸馆陶县的什香面，

也是非常地道的。但人们提起什香面，首先想到的还是临清，什香面已经成为临清的一张亮丽名片，有着丰富的内涵。

一碗什香面展现着运河沿岸人民的豁达与深邃。因为有着丰富的菜码，肉禽蛋鱼菜，酸甜苦辣咸，就都在一碗面里。从这一碗中，我们能品尝到多种多样的滋味，仿佛一口品尽人间百味，更能感受到生活中的艰苦辛劳和喜乐欢愉。也许，只有当地人才知道，这一碗面对临清人的含金量有多大；也只有当地人，才能更好品出这一碗面的滋味来。无论面对的是什么，都要将生活嚼得有滋有味，把日子过得活色生香，这是临清人对待生活的豁达心态，也是临清人赋予这一碗面最厚重的意蕴。所以，一碗美味的什香面，无论对于挚爱的亲朋、归来的游子，还是远行的商贾、异乡的访客，都是最好的抚慰。可以说，这一碗面，讲述的是舌尖上的故事，吃出的却是对人生的思考和对生活的态度。

一碗什香面承载着运河沿岸人民的包容和智慧。中国人对吃饭最看重，也最挑剔，讲究合口味，但是千人千口、众口难调。历史上的临清，一直是繁荣富庶之地，交通便利、商业发达，南来北往的人都会聚到这里，在这里停留、居住、交易、消费，寻求着各自喜欢的口味。什香面就是在这种人交流不息的过程中产生并不断丰富发展起来的。原本简简单单一碗面，菜码可谓天下美食无所不包，天上飞的，地上跑的，树上结的，水里游的，土里长的，都能经过加工，以赏心悦目的形态、丰富多彩的口味，展现到每个人面前。这小小的一碗面，让熙熙攘攘的人群面对的，不是大杂烩，而是将天南海北的美食和口味都调和其中。无论南方人还是北方人，无论口味重还是口味轻，就这一碗面，都能触动他们独一无二的刻在基因里的味觉记忆，使每个人即便人在旅途，即便背井离乡，也不用简单对付一口，可以从中品出家乡的味道，找到回家的

感觉。

一碗什香面饱含着运河沿岸人民的热情和慷慨。吃好喝好，这无论对家人还是客人都是最朴素的期待，但也是最温暖的深情。做面的人，总是尽最大努力，把最好的东西奉献出来，毫不吝啬，毫无保留。一碗什香面，展现的是最精湛的工艺、最精美的状态、最精绝的味道、最深厚和最炽热的情感，这不仅是脍炙人口的美味佳肴，更是精心雕琢的艺术珍品。每想起什香面，眼前呈现的，总是临清人那种豪爽的性格、灿烂的笑容和极度的热情。这“随随便便一碗面”，吃的是满满的情意，吃的是无限的慷慨。

人家烟火气，最抚凡人心。我想，当一碗什香面经过历史的沉淀、岁月的淬炼、精心的烹调，最后被满载热情地端到我们面前时，不仅入了味、悦了目，更着了情、上了心，那就是我吃过的最好的人间美味之一。因为一碗面，我记住了一座城。

谈数

《瓦尔登湖》要这么读

□ 韩浩月

曾看到一篇文章，说《瓦尔登湖》是最难读进去的世界经典之一。当时的反应是：这怎么可能，这明明是本文笔优美、思想兼具深沉与灵动的佳作，读起来应该很愉快，很有收获感才对，怎么会有人认为《瓦尔登湖》难读呢？

实际上，“《瓦尔登湖》难读”的说法由来已久。该书1854年出版时并不畅销，其内容被认为是“邪恶和异端的”，因为作者亨利·戴维·梭罗对物质主义持批判态度，拒绝社会规划，他对自然生态的观念以及“隐居、独身”的追求，都招惹来不少批评。当时有评论家认为《瓦尔登湖》“像疯子的呓语”……在那个时代语境下，思想超前的《瓦尔登湖》，难被读懂是很正常的。

进入20世纪后，《瓦尔登湖》逐渐在美国畅销，并被世界范围内的读者所喜爱。在中国，这本书不但被选入教科书，而且还有着居高不下的销售量，即便如此，仍有不少读者认为《瓦尔登湖》难读。这个时候，著作内容本身的一些构成，确实给一些读者带来了阅读障碍，比如：大量引用中国、希腊、罗马、印度等国家的古典文献，牵扯到许多与动植物有关的专业博物学知识，个别篇章充满哲学意味的长篇大论等，都会让静不下心的读者放弃该书。

在AI时代，《瓦尔登湖》正面临着一种截然不同的状况，一方面，这本书受欢迎的

程度超乎想象，比如2024年是《瓦尔登湖》诞生170周年，它的译者李继宏称，从2023年起，该书“每个星期可能卖五千本，大大高于过去10年的销量”；另一方面，受短视频、短剧、数字化阅读以及人工智能工具的普及等各方面因素影响，人们对于经典名著的耐心愈加缺乏，不但《瓦尔登湖》这样的世界名著被认为难以读懂，就连中国的“四大名著”阅读率也在下降。央视曾做过一项名为“死活读不下去”名著排行榜，《红楼梦》排第一，“四大名著”全部上榜，《瓦尔登湖》名列第五。

经典名著的畅销与难读，构成了一个悖论，人们买经典，难道不是为了读吗？事实上可能真非如此，购买《瓦尔登湖》，只是因为它倡导的离群索居以及回归自然，符合当下人的心理与心态，但读不下去，确实因为理解与表达能力都在下降。而购买“四大名著”的青少年，多是为了应试以及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，买是容易的，读是困难的，购买时的爽感与阅读时的挫败感，构成了AI时代最为常见的阅读景象。

“我唯恐自己的措辞行文不够逾越矩，无法超越日常经验的狭窄边界，不足以传达我所坚信的真相。”——在《瓦尔登湖》中，梭罗如此说。他带有刻意为之的“艰深”，曾经是对他所处时代的批评与反抗，而到了现在，这也可以视为对浮躁时代的精神抵抗。但是，抵抗浮躁与焦虑，唯有“艰

深”这一条路吗？或者说“深阅读”就一定要吃透理解被阅读对象的全部吗？我并不这么认为。能够收获思想启迪的阅读是深阅读，可以体会文字之美、感受生活之美的阅读，也一样是深阅读。

换个思路读《瓦尔登湖》，或许立刻觉得它是非常好读的，比如，书中的景色描写。梭罗在书中这样写道，“湖是自然风景中最美、最有表情的情容。它是大地的眼睛，望着它的人可以测出自己天性的深浅”，“像湖水一样，瓦尔登的冰，近看是绿的，可是从远处望去，它蓝蓝的很美，你很容易就辨别出来了”，“在温和的黄昏中，我常常坐在船里弄笛，看到鲈鱼游泳在我的四周，好似我的笛音迷住了它们一样，而月光旅行在肋骨似的水波上，那上面还凌乱地散布着破碎的森林”。要知道，这样美好的景色描写，可是《瓦尔登湖》最主要的内容构成，阅读过程中，你怎么可以舍得放弃如此晶莹剔透的文字？

出于对《瓦尔登湖》的喜爱，我也偏爱在书中寻找那些可以透露出梭罗性格的描写，比如他在湖边所建的小屋是不上锁的，熟人和陌生人都可自由出入，拿走屋里的任何物品都没问题，但拿走书却不行。他说“不速之客趁他不在家时拿走了一本书”，这是他“极少记录他生气的时刻之一”，一名爱书人的形象跃然纸上。梭罗在湖边自建木屋时，有些材料是到村

中购买的，有些用品则是村民赠送的，建造整个木屋只花了28美元，可谓“花小钱办大事”。每每读到梭罗为自己的简朴而感到快乐的时候，就不由自主地也感受到了他的快乐，这种情绪共鸣，也时常出现在阅读过程中。

有了对书中景色描写以及对人物性格的喜爱和认可，再去接受作者的思想观念就容易许多。通过《瓦尔登湖》可以看到，梭罗既是一名隐士，也是一名通达的社会人士，他最重要的身份是“社会观察者”，他在物质上追求极简，但在精神上接受人性的复杂，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受与沉思，他完成了对自己精神困境的突围。在写完《瓦尔登湖》后，他认为已经实现了愿望，拍拍屁股就离开了瓦尔登湖。这意味着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寻求“真实自我”，这么看来，他也是一位实用主义者呢。

我们此时阅读《瓦尔登湖》，不管是第一次读还是重读，也完全可以带点儿实用主义色彩。当你需要文字滋养，或者需要内心宁静时，不妨用轻松的态度来面对《瓦尔登湖》这样的经典，当你放下障碍心，或许会发现经典一点儿也不沉重，它与我们内心最轻盈的那部分建立密切的联系，只是我们自身与这部分联系割裂了，现在，是时候把被隔断的那部分心灵断裂带，重新用经典填满了。

小说

梦回大凉山

□ 愚 僮

“902只短租，三个月可一续。”中介小哥的话引起了我的兴趣。原租客是一对青年夫妇，半年前去旅行了。行前跟房东打了声招呼，说两个月就回来，结果这都过去半年多了，俩人踪影皆无。房东无奈，就把他们的私人物品归拢到一个房间，对外按一居室短租。

房东是一位慈祥的中年妇女，带我核对家具时，我发现书架上的书大多关于旅行、美术、瑜伽、冥想。“这两人是做什么的？”我问道。房东说：“女的是瑜伽教练，男的是美术老师。”

对了，我叫吉克隽丹，彝族，大凉山人。大学毕业后，我作为主唱和吉他手和同学老六、阿亮组建了一个名叫“梦回凉山”的摇滚乐队，在玉林路几个小酒馆驻唱，虽没大红大紫，但也足够养活自己。

后来因为对未来发展方向有很大分歧，乐队散伙了。我便带着自己的音乐梦想来北京当了北漂。

记得吃散伙饭时，老六提到一个叫牦牛餐吧的店，说生意一直不错，可能会用驻唱歌手。当老板听我用吉他弹唱几曲后，用一双眯缝眼瞅着我说：“唱得不错，我喜欢你那个彝族味道。”我被牦牛餐吧聘用了，唱一晚300块，每天打烊的时间是11点，好在离住的地方不太远，12点前能回到902。

这是我作为北漂的第一个窝，躺在床上有些激动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目光落在书架的那些书上。我从第一排抽出两本，《冥想，清风的味道》《生命之书》。每本书的扉页上都用钢笔写着：致亲爱的海兰。下面落款是天意。莫非，这对夫妇男的叫天意，女的叫海兰？

在牦牛餐吧上班两天，我发现多了一个竞争对手，名叫夸梅，是一位黑人乐手，钢琴吉他都玩得溜，不仅能唱多首外文名曲，也会唱很多耳熟能详的中文歌曲。他的出场费是我的两倍多。

我拿什么赢他呢？躺在902的床上，仰望天花板，我的脑海里纷纭无序。从书架上翻出一本卡尔·罗杰斯的《论人的成长》，里面写道：我们生命的过程，就是做自己，成为自己的过程。

我似乎有点开悟。我凭什么赢他呢？我要做自己呀，我是彝族人，为什么不把我擅长的十八般武艺拿出来呢？我要是用我的民族乐器演奏彝族音乐，那肯定无敌。

周四晚，我用吉他弹唱几首后，就把马布和牛角胡琴端出来，展示了几首大凉山民乐，没想到效果出奇好，当晚成了美食街上的爆款。一周内餐吧人流持续上涨。老板乐开了花。两个月后我的出场费超过了夸哥。

夜色阑珊，在大批档撸串狂欢后，我带着醉意回到902。看到书架上那本《论人的成长》，我毕恭毕敬地对着它作了一个揖，满怀感恩地说：“你可是开启我星途的宝物呀。”又拿起书来翻看，从书页里飘出一张照片，这是一对青年男女的自拍照，男的大约30岁，嘴角微翘，漾着笑意，女的鹅蛋脸，眼神清澈。照片的背景是一排砖石房，再后面是层层叠叠的大山。这山这房子……太眼熟了，是大凉山？忽然发现照片背面有一行字：海天一心 大凉山 2023.5.9

天哪，照片上的山果然是大凉山，他们去大凉山做什么呢？

时光飞逝，转眼三个月租期到了。和房东见面时，我弱弱地问了一句：“这次能续租6个月吗？”她思量了半晌说：“好吧，但租金要加200元。”

牦牛餐吧的客人越来越多，我的粉丝群也日渐扩大。每天午夜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902，入睡前总是习惯性地从书架上抽一本书，翻翻几页才能入睡。有一晚，我梦见天意向我招手，我尽力去握他的手，却总够不到，中间好像隔着缥缈云山。

一天晚间散场后，和老板一块儿喝啤酒。老板对我在玉林路酒吧驻唱的故事很感兴趣。他举起三个羊肉串看着我，说：“有机会把你‘梦回凉山’那俩哥们喊过来，咱们一起唱歌、喝酒。”正当我琢磨着如何重建“梦回凉山”乐队时，阿爸发来微信：“隽丹，你阿妈生病了，你能回来一趟吗？”我和老板匆匆请假，回到902收拾一下行囊就直飞西昌。

阿妈患的是急性肝病，幸亏抢救及时，已恢复意识。坐在病床边，我抹了一把泪水，说：“阿妈，我在北京挺好的，唱歌挣到钱了。阿妈以后看病不用担心了。”两天后阿妈就出院了，我们一起回到村里。听说我回来了，几天下来，亲戚朋友邻居同学把家里挤得像过年。最让我感动的是阿莫惹古校长也来了，他是我小学的校长，当年还是风华正茂的青年，现在却已是临近退休的老人。“隽丹，学校跟你上学的时候不一样了，你该去好好看看。”

学校的变化很大，当年的泥草屋已荡然无存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砖瓦房。楼前的展示栏里是一些合影，“这些都是前来支教的人跟孩子们的合影。”阿莫校长兴致勃勃地介绍。在一幅合影前，我一下怔住了。照片里是一群孩子和一对年轻人的合影，每个人都笑如夏花绽放。这不是那对夫妇吗？我的大脑仿佛被闪电击中。“他们是……”我急切地问校长。

“他们是从北京来支教的。对孩子们可好了，孩子们也把他们当作亲人。”校长带着我沿着崎岖的山路走了很长时间，在半山腰一处斜坡上停下来。这里荒草丛生，隐约看出曾有一条路通过这里，但大半都被山上塌下来的土石淹没了。有一处地方稍显平整，上面立着一块石碑，碑前摆放着几束山花。

“去年8月，有个孩子得了急性阑炎，他们开着借来的吉普车和孩子父亲一道把孩子送到县医院抢救。孩子手术后留院观察。他们在返回村子的路上遇上了泥石流……那次场面方量大，根本无法挖掘，所以他们至今还深埋在地下。”阿莫校长说着说着哽咽了：“孩子们经常来看他们，这是他们每天送的花。”

我本来计划第二天回北京，但推迟了行程。我去墓碑前摆放了猪肉、米饭、杆杆酒，“天意哥、海兰姐，你们在天上安心吧，我还会来看你们的。”

回到北京，我把手机翻拍的那张他们跟孩子们的合影冲印出来，装在一个精致的相框里，放到书架上。有好几天，我就对着这照片和书架长时间发呆。老板是个厚道人，一直没催我复工。

一天晚上，我和夸哥坐在啤酒屋一张油腻的大木桌前。他冲着我，说：“你回来就好，咱们一起唱。”

我沉默良久，终于振作起来，说：“夸哥。我要给你讲一个故事，这故事挺长的。不过，我有一个新的想法——梦回凉山，还有你和我，夸克组合。”我说罢灌了一大口啤酒。

北京的仲夏夜，微风送走几分暑气，美食街上人头攒动，牦牛餐吧门口的海报十分醒目：快来夸克组合，夸克——最微小的粒子却发出最大的声量，快来夸克草原的夸梅和泸沽湖畔的吉克的异域合唱……演出大获成功，歌迷们直到深夜仍久久不肯散去。当我用马头吹奏完最后一曲，眼泪忽地流下来，抬眼望星，恍惚看见天意哥和海兰姐在含笑为我点赞。